

被红薯煨暖的夜晚

曹春雷

句。知道他家是城郊农村的，种了二亩红薯，全都烤了卖。问他夜都深了，咋还不回家。他说烤炉里还剩下三个，都卖掉后再回去。我说都给我吧。他千谢万谢，给我包上。他憨厚的笑容，让我想起了常年在外打工的大哥，面孔一样的黑，一样的淳朴。他的烤红薯，让我想起乡下的母亲。母亲不会烤红薯，但会“煨”，就是将红薯埋在火炉燃烧后的灰烬里。常常是在晚上，做饭时放在炉下，等到饭菜都做熟了，红薯也煨熟了。我迫不及待扒开炉灰，挖出红薯，左右手颠几下，再吹掉上面的灰烬，剥掉皮，张嘴就吃，但往往烫得舌头疼，赶紧嘘几口，降温。

出租车来了，我和摊主摆摆手，提着红薯，上了车。从车窗望去，他也开始收拾着离开，骑着三轮车出城，回到村里去。他的妻子，这时一定在灯光下等他吧。

司机师傅闻到了烤红薯的香味，和我聊起了他小时吃烤红薯的事。他的老家也在乡下，母亲也是习惯将红薯埋在灰烬里煨熟，他也总是迫不及待，扒掉皮后张嘴就吃，常被烫了舌头。他这么一说，我立刻就感到了亲近，我们热切地聊着，仿佛他是我另一个兄弟，在这个夜晚突然邂逅。

临下车时，我给他留下了一个烤红薯。我们已是兄弟，兄弟是要分享美食的。

我在胡同口下的车，要走百余步才能到达我的租住地。司机的车灯像探照灯，照亮了胡同的路——这里是没路灯的，直到我拐进院子。这是位善良的人，希望那个红薯能煨暖他的这个夜晚。

样的女孩子在收银台低头看书，来了客人，她抬起头，黝黑的脸上舒展出盈盈笑意。结账时，我们聊起来。她和我说同一种方言。说是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开了这家超市。

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她带我去隔壁房间，那是她的画室。画室有三十多平方米，两张书桌之间架着一大块木板，上面堆放着许多画笔、水彩、画纸等绘画工具。墙上挂着几幅画作，大多充满海岛元素，大海、沙滩、椰树、棕榈等。我说这些都是你画的？她说是啊，我读的就是美术专业。我们聊起了关紫兰和她的《花卉》、安格尔和他的《泉》，临了，她将一幅油画卷起，装在一个牛皮纸袋子，递给我，说送给你。走出超市门口，我隐约感觉到背影上留有她凝视的目光。

民宿实为家庭旅馆，一栋两层楼高的红砖房子，屋脊上覆盖着青瓦，两头微翘，像极了人的嘴唇。上二楼房间，要经过一楼大厅。我推开大门，房东不在家。这里民风淳朴，真正的夜不闭户。尽管不在家里，可房屋的门从不上锁，你可以任意推开一户人家的门，坐在客厅里等着主人回来。晚上七点多钟，房东回来了，他们张罗出一桌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桌上都是一些海岛常见的家常菜，譬如酸瓜皮、咸鱼干、腌虾等，他们吃着聊着，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房东有三个小孩，孩子们清一色的小麦色皮肤。饭后，我给孩子们拍照，面对我的镜头，女孩露出娇羞的笑容。熟了点后，几个孩子争着过来合影，姐姐站中间，两只手分别搭在弟弟的肩上，露出小兔牙。两个弟弟，则摆出剪刀手。我给他们看照片，姐弟一边看一边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在我看来，他们的物质不是太富足，日常也过于乏味，但他们对生活抱有盛大的热情，一家人开开心心，其乐融融。

夜深了，空气弥漫着草木萌发的青苔味，海岛特有的泥土发酵般的醇香味，还有浓浓淡淡的水腥味。我没有一点睡意，手提电脑播放着班得瑞的《仙境》，踩着细细的音乐，我打开后门，来到阳台。眺望开去，一些细碎的金子从上方飘洒，悬挂在木棉树上，山水虚无缥缈，若隐若现。一个个院落安静地蹲在坡地上。如此安宁的画面，我想起《桃花源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山中一夜，我听到了仙境，也看到了仙境。

北齐高洋是个行事荒唐、疯疯癫癫的皇帝，但是在开国的初期，他厉行改革，劝农兴学，编制齐律，校勘五经诸史，也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天保七年，高洋下诏校订皇家藏书，以供皇太子阅览，樊逊、高乾和、马敬德等十二人同被尚书召集一起刊定古籍。我想，画中的五人，一定就来自于这几个校书郎之中，也许他们在宫中整理书籍很久，感到有点疲乏了，故而相约出来走一走，但任务重，时间紧，即使是出来饮酒，吹吹风，也不会忘却手头的工作。

四个文士披着纱纶巾，内露有襟带的“两当”，着上领袍、皮靴。从后面看，透过轻衫可见背部的背带和裸

深秋来临之际，我带着儿子，从邢台转到北京，乘坐T40次特快列车返回巴丹吉林沙漠的工作单位。与我们同在一起的，是两个老人，一对夫妻，双双七十多岁的样子，买的是中铺。每过一段时间，老太太就从布包里掏出一个针管，让老头儿捋起胳膊，轻轻按上去，推几秒钟，拿掉，再放回原处。我想，打的大致是胰岛素。每到饭时，老太太便从另外一个布兜里面拿出两到三个发黄的馒头并两只鸡蛋，就着开水大口大口吃，馒头渣子顺着嘴角不断向下掉。我一次次请老人坐到里面来吃。老头儿听力损坏，得高喊一般，他才能听到；老太太则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在换铺位这件事上，一遍遍谦让。

老太太好像有洁癖，总是把东西收拾得有条不紊，哪怕一张纸，叠着放好之后，才肯罢手；一张手帕洗了又洗，挂在卧铺车厢的挂钩上。更多时候，她还抢着替乘务员打扫卫生，深情且真诚。乘务员见老人年龄大，委婉拒绝。老头儿看到了这些情景，就一脸不悦地斜着眼睛责怪老太太，净做些讨人嫌的事儿！然后很生气地把脸扭到车窗外。老太太也不生气，坐在床铺上，拿起我在北京站一台书亭里购买的《人民文学》杂志，很优雅地翻开，然后把杂志凑近眼睛看。看一会儿，说看不清，就放回原位。

我想，这两位老人，在一起起码四十多年了，老了，虽然争吵、意见不一致，但从他们的神情举止当中，我看到的是一种依赖、宽容和平淡至极的爱与义务。也想到自己，当我们也这么老了，如果能够像他们一样，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老太太说，他爱人老家在黑龙江伊春，1962年参加工作，工作单位是甘肃某大型国营企业。她1969年参加工作，也在嘉峪关，但总是不习惯也不喜欢那里的生活。过了一些年，他们单位在山海关建了分厂，她和老伴儿双双申请成功，才准许回去。

老太太叹息了一声，眼神迷蒙地说，“小的时候，大人们总是讲，人活着就像一场梦。当时我想，这一辈子这么长，哪儿像梦啊！我今年71岁了，这么一回头，还真是的，一辈子啥也没做，眼睛还没眨几下，人就老成这样子了！要我说，这人生啊，我看比梦还短！”说完，老太太又是一声叹息。她老伴儿坐在旁边，两只大眼睛不停地浑浊地看着我们。老太太又说，1999年春天，她在嘉峪关照顾孙子，两年后回到山海关，以前叫她阿姨的人忽然改口叫她大娘和老太太，哎呀，那种感觉，好像谁拿着刀子把自己砍了一截儿似的。

我笑笑。老太太也兀自尴尬地笑了一下，又问我多少岁了，我笑着说，阿姨您看呢？老太太仔细把我端详了一下说，不到三十岁吧？听了她的话，我也笑了笑，心里也蓦然升起一阵悲凉。老太太拿起一只写有国营某某厂建厂四十周年纪念字样的大茶缸，佝偻着要去打水，我接过来，说替她去打。窗外，火车在犹如盲肠的河西走廊上，散落着一座座颜色苍黄的村庄和城镇，南侧祁连山根部看起来黑黝黝的。唯有山顶丰厚的积雪，明亮、庞大、坚硬、洁白。

我就要下车了，老太太用亲切和信任的神情，把她儿子的电话和单位也都告诉了我，还诚恳地说，要是她这次在嘉峪关儿子家待的时间再长些，

在野外空旷的场地上，凉风习习。四个文士坐在正中的榻上，一人沉思，一人执笔欲书，另外二人似乎在争论着什么。在这四个人的东边，有个高大的男子坐在凳子上，他一身骑士的装束，正在校勘着经文。他的旁边环立着一帮侍女和小厮。西边牵马的应该是奚官，他在等候着主人，显然，那个骑士装束的男子，是骑马来到这里的。

这就是《北齐校书图》绘出的场景，古人曾认为这是北齐画家杨子华的作品。第一眼看到这幅画，让我动容的是画中的人物的服饰和他们的样子。

北齐高洋是个行事荒唐、疯疯癫癫的皇帝，但是在开国的初期，他厉行改革，劝农兴学，编制齐律，校勘五经诸史，也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天保七年，高洋下诏校订皇家藏书，以供皇太子阅览，樊逊、高乾和、马敬德等十二人同被尚书召集一起刊定古籍。我想，画中的五人，一定就来自于这几个校书郎之中，也许他们在宫中整理书籍很久，感到有点疲乏了，故而相约出来走一走，但任务重，时间紧，即使是出来饮酒，吹吹风，也不会忘却手头的工作。

四个文士披着纱纶巾，内露有襟带的“两当”，着上领袍、皮靴。从后面看，透过轻衫可见背部的背带和裸

梦泽三秋爱同行

杨献平

人生况味

月之后，我还萌生了要去嘉峪关看望他们的想法。我把这一经历讲给几个人听，他们都说，那俩老人真的太好了，不管他们俩年轻时候过得怎样，两口子，两个人，老了的时候相依为命，用心呵护对方，真是一对好夫妻。

就在我要去看望他们的那个夜里，天降大雪，多年不曾被雪覆盖的大戈壁一下子变成了白茫茫的人间天堂，一开门，强劲的冷风犹如飞刀，面庞如割。一开门，寒冷就像是一根根的钢针，不仅具备穿透的力量，还有一种强大的瓦解精神，令人血肉瞬间如酥，骨头粉碎。别说不通班车，即使有，也很危险，只好暂时打消了去嘉峪关的想法。我还记得，那位老太太对我们说，她和老伴儿一直在西北待到孙子考上大学，再回山海关。

晚上，和儿子聊天，他稚嫩地说，这几天晚上，他好几次做梦，其中一次梦见爸爸妈妈像爷爷奶奶那样老了，然后他就哭起来。还有一次，他梦见我再也不回家了，他哭着追我，而我却只没听到。等儿子睡着，我想到，儿子所说的梦境有些谶语的意味。还有一次，我问儿子说，要是爸爸真的老了，你也长大了，你觉得开心不？听了我的话，儿子竟然哭了起来，眼圈发红，鼻子一抽一抽的，十分伤心。我问他怎么了？儿子说，爸爸，我不愿长大，不愿意爸爸变老！听了他的话，我愕然，不知道儿子为什么做这样的梦。

我想儿子一定看到或者想到了什么。可一个刚刚六岁的孩子，到底能够想到一些什么呢？我还记得，一年前的夏日中午，正在睡觉的儿子忽然哭了，声音悲切而又尖锐。儿子揉着眼睛，神色颓废，好久才说：“爸爸，等我长大了，你是不是就老了？”听到这句话，我的心脏猛地收紧，神情肃穆，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

几个月后，我想那两位老人，一定还在嘉峪关。记得老太太曾说，他们的孙子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和老伴儿要陪着她高考，然后到外地去读大学，到那时候，儿媳妇也该退休了，会跟他们一起回到山海关。再几年，儿子也退休了，他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她的想法如此朴素，是一个母亲的夙愿，也是普通人对个人生活的一种基本要求，而且是美好的。这令人羡慕，更值得祝福。只是我，直到现在，总还是想起那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人，他们现在一定还很好，尽管有些病痛，但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好时节》(国画)

王良作

文士的风流

王征桦

文艺随笔

是，因为年代久远，嵇康、向秀、阮籍等人物画面已经佚失。

四人都是穿着宽大的上领袍，骨骼清奇，袒露胸怀坐于地上，介然不群又散淡超逸，每人身边有一童子侍立，佐以蕉菊松石之衬托，全然是魏晋名流的风韵风度。年纪最大的王涛，坐垫最为华丽，他体态丰腴，头略昂起，高雅之气度呼之欲出。旁边的童子将古琴奉上，他正欲弹奏什么，是一首旷达恢弘之曲么？年龄最小的王戎，不修威仪，裸足而坐，摆弄着长柄如意，玩得入迷入神，书童离他较远，抱着书卷，嗜酒如命的刘伶呢，也是裸足的，他双手捧着酒杯，大概是醉了，回头欲吐，旁边的童子持巾跪接。对于这个酒后裸奔的主儿，这时大概是他痛饮初歇之时。阮籍神情却不同，他手执麈尾，悠然微笑，身边的童子送上的方斗。这次他没有作白眼，可能是心情不错吧。

高士们有飘然物外、清逸脱俗的一面，同时也有抑郁不畅、孤高傲世的情感。《高逸图》以高超的绘画技艺，表现了他们的个性，特别是通过眼神的刻画，达到了传神的效果。

《北齐校书图》流露出的是富贵华中的文人气息，《高逸图》则是突出高士的那种淡泊闲远、隐逸山林的志趣。看似描绘的是两个天地，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文人的率性、风雅和俊逸。

H·诗路花语

给母亲梳头

■ 林杰荣

轻轻地把木梳插入发间
我只想梳落那越积越厚的白雪
母亲的秀发
都结了太多岁月和生活的尘垢
不再如当初般柔顺
甚至，会卡断木梳的木齿

轻轻地把木梳滑入发中
我牢牢按住了
母亲逐渐枯萎且易断的发根
若是我的双手能留住这残余的黑色植被
我甘愿放弃这双手的自由
把它们永远根植在母亲的土地上

轻轻地把木梳移出发梢
我默默地收起
那些终究还是断落的黑白混杂的发丝
母亲的眼角泛出泪光，而我亦然
或许为人子女的成长
便是不得不汲取这满头秀发的生命

我希望(外一首)

■ 余芳媛

我希望缓慢地看一棵生姜生长
开出白色的姜花
赠与我一个白色的清晨

时间够我，从春天赶往冬天的荒园
有足够空闲的日子
烤柿子，听喜鹊的叫声

穿过寂静
回忆摇曳的树影
连绵的暴雨
到达生活的真实

◎《在河边》

风停下来
蜻蜓停在草上
燕子在河中戏水
蚂蚁爬上我的鞋
带刺的藤爬上了坡
一簇蓝花在开放
风吹皱河面
吹走了旧日时光
包容我所有的无知

鹦哥岭

■ 钟少勇

我得以观察一群蚂蚁
始于看见一只 似乎
漫无目的行走 缓坡、峭壁
行走过的的地方 盛开鲜花
盛开鲜花的路
有一只两只甚至更多跟上来
三五成群集体搬运甜果和其他物品
沿路往回赶
它们的巢穴门口 数行鲜花向外延伸
蚂蚁来往进出
繁忙而有序

热带丛林的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它们都回了巢穴
所有鲜花毁于一场大雨
就像成功和荣誉的取得
仅是对之前的肯定

蚂蚁是路的创造者
大雨过后马上又集结
筑路栽花 畅通工事
演绎周而复始日复一日
它们在积蓄力量扩充能量
只为选择一个艳阳天一个有风的日子
或稍带温暖潮湿
踏遍五万公顷
登顶海拔一八一二之巅
更高远

把背影走成茶

■ 王国庆

沏一壶茶，把离别的光阴
喝长，把清晨喝成晌午，把晌午
喝成黄昏
把离别的时刻，喝重
把一句话喝成千言万语
把一杯水喝成
长江黄河

沏一壶茶，把我们，喝成
他们。当，看着，夕阳西下
他们牵手，一起回家
你却不得不走啊——
把离去的背影走成，茶
苦涩，一遍遍，直到
无味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